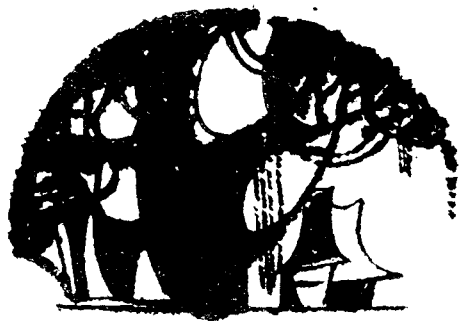




西双版纳

傣族神话故事

云南人民出版社



西 双 版 纳

傣族药物故事

温源凯 艾温扁 吴 军

翻 译 整 理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仲录

封面、插图：俸贵德

西双版纳

傣族药物故事

温源凯 艾温扁 吴 军 翻译整理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30,000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116·1007 定价：0.90 元

内容介绍

本书选辑的63则故事，系根据傣文手抄本和民间口传故事翻译整理而成。这些故事反映傣族人民在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如何以生命和鲜血的代价积累医药知识、换取战胜自然的本领，记载了傣族祖先在生产、社会实践中的悲欢和智慧。故事短小而又富有情趣，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适合青少年和广大读者阅读，也可供医药工作者参考。

目 录

龚麻腊别学医的故事·····	1
鹿茸的故事·····	6
接骨药是怎么发现的? ·····	9
哈努姑娘的遭遇·····	12
“找我, 做药!” ·····	15
七叶一枝花的故事·····	19
大风吹下来的树叶·····	23
划破象皮, 不见伤疤·····	26
小媳妇与含羞草·····	28
一个治哮喘偏方的发现·····	31
一把木渣治好了胃病·····	34
熏蒸疗法是谁发明的? ·····	37
房顶掉下来的药·····	40
二十头牛换一捆草·····	43
雅叫哈顿的传说·····	46
受伤黄鹿找的止血药·····	48

两勳战争与止血药·····	51
苦冬瓜和苦弟弟·····	54
三家苦——三丫苦·····	57
黄牛胆里的“石头”·····	60
寡妇发现的排石药·····	63
奇怪的烟叶·····	65
化食的槟榔·····	68
猪苦胆和熊胆·····	71
亚呼噜的故事·····	73
越吃越饿的果子·····	77
一种治烧伤的药·····	79
虎骨治风湿是怎么发现的？·····	82
贤慧媳妇怎样害死了婆婆·····	85
甘草和鱼相克的传说·····	88
大毒药狗闹花的故事·····	90
甘蔗皮做药的发现·····	93
一个奇特的药名·····	96
雅兰草的来历·····	98
编成藤帽的药·····	101
赶马人献给药草·····	103
三十二条根的药草·····	106

鼻里的蚂蟥出来了.....	109
一个失传了的治疟处方.....	111
一种止痢疾野菜地发现.....	115
割草老人发现的治瘰子药.....	118
不要忘了满山的橄榄果.....	122
可以做凳子坐的胃病药.....	124
象水牛角一样的藤钩.....	126
睡蒿子治好了摆子.....	128
烫鸡水治好了漆癩.....	130
楼前屋后的良药.....	133
骗人的药治好了内伤.....	136
霸王鞭治便秘的发现.....	139
懒惰女人与痢疾药.....	143
乞丐与狗咬药.....	146
饥不择食尝出的良药.....	149
蛇胆治风湿的发现.....	152
洗衣果治好了怪病.....	154
藤子上结的“辣子”.....	157
真葛根与假葛根.....	160
寡妇发现的杀虫药.....	163
能治风湿病的“香芋头”.....	166

蝙蝠干巴治好了喘咳病.....	169
从夜飞的蝙蝠得到的启发.....	173
叶子象鸭掌的树.....	175
南瓜子和槟榔.....	178
箭毒木的发现.....	181
后 记.....	184

龚麻腊别学医的故事

传说，傣族古代名医龚麻腊别^①的父亲是被菌子毒死的。这也是龚麻腊别还俗（不再当和尚）而走上医学道路的直接原因。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一年，龚麻腊别刚满十五岁，还在大缅寺里当和尚念经呢。河水泛滥，把他家仅有的几亩稻田淹没了，等河水退了，即将成熟的水稻被草鱼吃光了叶子，只剩下一些秃秆秆了。

天哪，这可怎么得了！一家五口人拿什么渡过这一年呀？龚麻腊别的父亲气得整天叭嗒叭嗒地抽草烟，瞪着两只大眼睛发呆。母亲急得嚎啕大哭；小弟弟和小妹妹不懂事，还拉着母亲叫着：“妈妈，我饿。我要吃糯米饭！”

“孩子他爹，光呆着也不行，还是想办法找点吃的给孩子们充饥吧！”妈妈擦了擦眼泪说。

“找什么呢？”父亲为难地说，“河边的野果，田埂上的野菜都被水淹了，土司头人又乘机刮老百姓，到河里捕鱼要交捕鱼钱！”

“你不能到树林里想想办法？”母亲说，“找点菌子来也行啊！”

^① 龚麻腊别，傣族古代名医，被称为傣族医药的始祖。傣族从古代流传下来一部手抄本医药书《档哈雅》，传说他就是这部书的主要作者之一。

就这样，父亲到森林里捡了一小箩杂菌回来。由于菌子不多，也不能都捡好的了。母亲把菌子洗净，煮了一大土锅给孩子们吃。当然，只能放一点盐巴辣子，油是一点也没有了。

“孩子他爹，你还要干活，多吃一点吧！”这样，丈夫吃了两碗，每个孩子吃了半碗，妻子只舍得吃了几竹勺。

到了晚上，一家人的肚子都疼起来，接着就是心烦呕吐。没有多长时间，丈夫的眼睛发黑了。他知道，这是吃着毒菌中毒了。就对妻子说：“快拿芭蕉水给孩子们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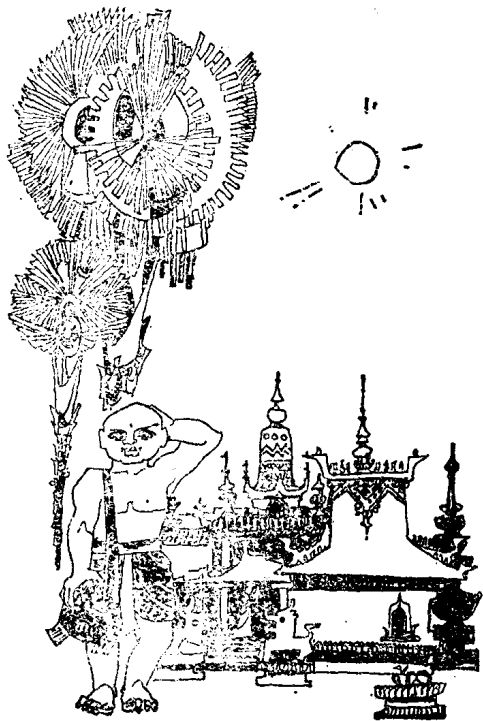
妻子的菌子吃得少，中毒轻，她赶快到竹楼下砍了几棵芭蕉树，挤出水来，给丈夫和孩子们喝。

“我不行了，”丈夫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赶快抢救孩子！”

“不，你也多喝点！”妻子一定要丈夫喝，“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母子怎么过呀！”

虽然，母亲忍着自已的痛苦，煮了很多芭蕉水，但终究没有救活丈夫和孩子的命。

“帕雅英(天神)呀！帕召(佛祖)呀！”妻子悲愤地大哭，“我儿子去当和尚念经八年，



你们怎么反而降灾给我们呀！我们对你们是那样的虔诚信奉，你们是瞎子、聋子吗……”

就这样，龚麻腊别还俗了。因为，连他也不相信那一套骗人的东西了。

这一年的这几天，他们这个寨子就有好几家人中毒死亡，其中有吃了菌子的，有吃了野果的，有吃了野菜的。

“难道天下就没有解毒的好药吗？”龚麻腊别想道，“天下有有毒的东西，就必然有解毒的东西，只不过人们还没有发现罢了。”想到这里，他对母亲说，“妈，山里有毒杀人的东西，也一定有解毒救人的东西，我一定要找到它！”

“孩子，”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说，“找药救人是应该的，但你必须记住：你爹、你弟妹都死了，我家只有你一个命根了，你千万不能出事啊！”

有一天，龚麻腊别去请教一个猎人：“大叔，山里什么动物最爱吃野果、野菜和菌子？”

“这个……”猎人想了想说，“要算野猪最爱吃了。”

“那野猪为什么不中毒呢？”

“也许是它们有解毒药吧？”

“猪也懂药？”龚麻腊别惊奇了。

“世间的动物都不信佛，它们只相信自己。”猎人说，“你看，它们整天漫山遍野觅食，怎么不会中毒呢？我打猎三十年，从来未碰着一只吃菌子中毒死的野猪。可见，野猪一定懂得解毒药！”

猎人的话，给了龚麻腊别很大的启发，他决定进森林跟踪野猪，寻找能解毒的药物。

“不行啊，你不能去。”母亲坚决反对，“人说，头猪、

二豹、三虎，森林里的野猪是最凶猛的野兽，你不能去！”

但是，龚麻腊别不忍心再看着父老乡亲误吃毒物死去了。最后，他想出一个好办法：他告诉母亲要出外做几天生意，再买点盐巴回来。其实，他和猎人一起走进了大森林。

这里动物真多啊！大象、马鹿、麂子、猴子、孔雀、白鹇……龚麻腊别顾不得欣赏这些珍禽异兽，把眼睛死死地盯着正在拱菌子的野猪。只见这野猪吃了很多菌子、草根、树皮，然后跑到箐沟边去喝水。

龚麻腊别悄悄地跟在后面，怎么，它喝了水以后，就在地上打起滚来了，还不断地哼着，好象肚子痛似的。

“对，它吃菌子中毒了！”龚麻腊别想，“我看它去找什么药解毒。”

真怪，那野猪滚了几下，就“咕，咕”地哼着，朝一片象野姜那样的植物走去。它用鼻子嗅了嗅，就开始用嘴拱起来，一边拱一边嚼吃它的象姜一样的根。吃了一阵，就安然自在地走了。

野猪一走，龚麻腊别就冲了过去。拔出这种植物来一看，原来是一种喜欢长在沟边，开粉红色的小草草。猎人告诉他，这叫文尚海（竹叶兰）。

龚麻腊别谢过好心的猎人，拔了一大捆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他故意找毒菌喂猪，使猪中毒，然后又用文尚海熬水给猪喝。果真，中毒的猪都救活了。接着，他又自己做了试验，证实了这种草药确实可以解毒。

此时，母亲忧伤地说：“儿啊，你早发现这个药，你父亲和弟妹就不会死了。”

“今后，很多人不会被毒死了！”龚麻腊别说。

“还俗的龚麻腊别找到解毒宝药了！”人们这样传着。在那个年代，连年灾荒，吃野菜、野果和菌子中毒的人太多了。别的疔的人也来请龚麻腊别救命。他救活了多少人，数也数不清。

从此，龚麻腊别走上了行医的道路，并且终于成了傣族医药的始祖。不过，人们在怀念他的时候，总会联想起上面这个故事来。

鹿茸的故事

从前，有三兄弟，父母死了以后，他们就分了家。老大为人尖刻毒辣；老二为人吝啬狡诈；老三为人忠厚老实、勇敢勤劳，受到人们的称赞。

有一天，兄弟三人相约，一起去森林里打猎。老三勇敢地走前面，老二胆小走中间，老大怕死跟后边。

走着走着，树林里发出了异样的响声。老大、老二都吓得躲在大树后面，蹲下来不敢动弹，只有老三无畏地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哦！原来是一只长着嫩角的马鹿。老三不慌不忙，端起了猎枪，扣动扳机，“砰”一声，马鹿被击中头部，倒在草丛里一动不动了。

老大老二听到枪声，站起来一看，发现马鹿已被老三打死，就急忙端起枪冲过去。老二的枪口挨着死鹿肚子开了一枪，老大的枪口挨着死鹿的大腿开了一枪。

马鹿打死了，怎么分呢？

老三说：“把皮剥开，把肉剔下来，称一称，按三份平均分吧！”

“我看这样分吧！大哥是一家之首，应该分头；弟弟是一家之尾，应该分脚和尾巴。”狡猾的老二说，“我不上不下，不前不后，不头不尾，应该分身子。”

尖刻的老大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打猎还分什么我大

你小！最合理的办法是，谁打着哪里就分那里，打着什么分什么。”

精明的老二心想，按照大哥的方法分，自己一点都不吃亏，还是分得到鹿身部分，就极力表示赞同。

三个人有两个意见一致，这两人又是大哥二哥，忠厚老实的老三当然争不过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谁叫自己打着鹿头！大哥、二哥把鹿腿、鹿身抬走了。他只好提着一个没肉的鹿头回家了。

按照寨规，不管谁打得野味，都要分一部分给大家尝尝。老三难办极了，鹿头上一点肉没有，怎么分给大家呢？他想来想去，只好采用一个这样的办法：

他去借了一口大锅来，挑了满满两挑水倒进去。然后把鹿头放到锅里煮，由于太少，鹿角也不象过去那样砍下来扔掉了，都放进去，熬成了一锅骨头汤，把汤给寨子里的每个乡亲都端去一碗。

怪事出来了，吃了很多鹿肉的老大老二没有把身子补好，而喝了鹿头汤的人，却个个觉得全身发热，手脚有了使不完的劲。原来黄瘦的人胖了，脸孔红润了；原来体弱的人强壮了，身上增长了力气；原来有病的人病也消失了，恢复了健康。

“这到底是为什么？”寨子里老一点的人都在想这个问题，“前几年我们也吃鹿头，可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啊！”

“对啦！恐怕是那对嫩角的作用。”一个波涛（大爹）叫了起来，“我们以前吃的鹿，是母鹿，没有角；是公鹿，有角，我们又把角丢掉了。所以没有补身子的作用。这一次，老三把一对嫩角都放进去煮了，所以就大不一样啦。”

大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以后，他们又反复试了几次，证

明嫩鹿角确实有滋补身子的功效，一次还不能吃得太多呢！

因为嫩鹿角上长有很多茸毛，大家就把这种大补药叫做鹿茸了。

接骨药是怎么发现的？

古时候，有一个老波涛（大爹），住在大山脚下的水沟旁边。他无儿无女，靠捉青蛙到街上卖过日子。

老波涛晚上到箐沟里捉青蛙，第二天拿到集市上去卖。卖得钱，就买点糯米、盐巴和草烟，日子还过得不错。

一天晚上，老波涛刚捉了几只较大的青蛙，天就下起大雨来，“哗哗啦啦”，又是闪电，又是雷鸣。老波涛只得拼命往家里跑。天漆黑，路又滑，老波涛摔了一跤，把鱼篓的盖子摔丢了，怎么也找不着。

鱼篓没盖怎么行呢？青蛙不就要跳出来、跑光了吗？老波涛急中生智，把手伸进鱼篓，将青蛙的后腿都扭断了。这样他还不放心，又顺手从路边一株小树上抓了一把树叶塞进竹篓里，然后才摸着黑路回家。

劳累了一天，又淋了一场雨，老波涛感到全身酸痛。他在凉台上冲了一下脚，把竹篓往土罐里一放，喝了二两酒，就呼呼大睡了。

天一亮，老波涛照例准备去卖青蛙。走到凉台上，刚把塞鱼篓的树叶拿开，篓里的青蛙就一个个蹦跳出来，逃走了。老波涛捉这只，那只蹦；按那只，那只跳，追了半天才抓回三只。仔细一看，他惊得目瞪口呆，“天呀，青蛙折断了腿怎么都长好了？”由于弄不清怎么回事，他把这三只青蛙放了。